

倒轉的繪畫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最近報讀了一個插圖課程，老師要我們以鉛筆素描一幅武士騎馬圖，但圖畫是倒轉的。據說這做法可以集中用右腦，因右腦是主藝術，而左腦則主邏輯。如果我們把圖畫正常放置，在臨摹時左右腦會一起工作，我們自然會受左腦過時的經驗邏輯思維所影響，依我們對人類及馬兒眼耳口鼻四肢的位置、形狀、比例等認知而畫，畫出來的圖像或多或少並非我們眼前所見的，反而降低畫畫的真實度。

這倒畫的經驗很特別，令我印象深刻。原來同一物件，倒轉來看，便與我們對原物的根本概念完全改變了，手不是手，腳不是腳，關節位應該在什麼位置不重要，眼睛看到甚麼便是甚麼，物件都客觀地存在。

我最大的感受是，以不同位置看物件，會有如此大的差別，其實如以不同位置、身份、角度去看事物，也同樣會有截然不同的觀點。人經常受過往的經驗、大眾認定的價值觀、習性等等，影響對事情的判斷，甚至在漫長歷史中成為對錯的界定。人與人之間發生衝突，也往往是在大家都以自己的出發點去看問題，由既定的想法作為判斷標準，各執一詞，難定對錯。

地球人

跳出框框 蒙妮卡

《歐洲雜誌》(European Journal) 電視最近做了一個「俄羅斯人在柏林」的專題節目，報道指出，二次大戰蘇聯紅軍擊敗納粹德軍後，仍有三十八萬軍人及二十萬軍眷留守東柏林。自柏林圍牆倒塌，蘇軍開始分批撤退。

二十年後真的再見了。溫斯多夫小鎮如今擠滿俄國人，街頭巷尾都是俄國黑麥麵包店、黑麥啤酒酒店和俄式餐館。節目裡，一名俄國青年對記者說，「如果不出國開世界，同輩會嘲笑我是『裙腳仔』」。柏林是移民首選，紅軍祖輩經常向他提起柏林戰役；說到底，他們駐守柏林逾五十年，熟悉柏林的一草一木。

當年許多蘇軍難民返國後，沒有住屋安排，甚至成為無業漢；思念柏林，在所難免。節目裡，他們重返溫斯多夫小鎮的生活寫意，與鎮內德國人和諧共處。二戰期間納粹德軍攻佔蘇聯，燒毀了他們三分之一國土，擊斃幾百萬蘇軍。如今兩不虧欠，俄人竟然回來「尋根」。

答小孩子問自殺

琴台聚 潘國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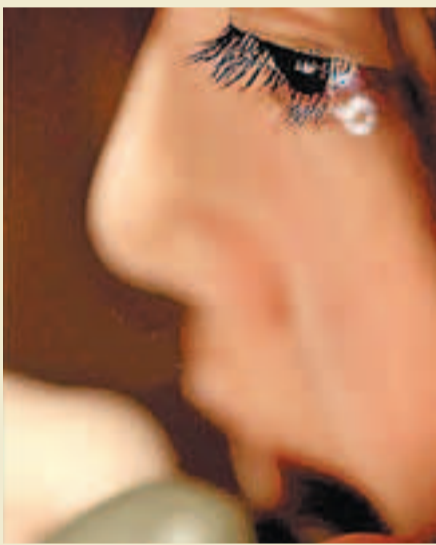
小孩：近日又有多起青少年自殺的悲劇，死者家屬朋友都不知當事人因何尋死。老先生認為原因何在，對預防同類事件不斷重複又有甚麼高見呢？

小孩：我老先生只有愚見，高見可以問那些專家。老潘：老先生這話，顯頗其詳。老潘：主流專家的高見很簡單。香港青少年自殺，最常見原因是給身邊的人逼死。他們不懂得怎樣跟青少年溝通，經常說錯了話，剛好冒犯了王子、公主，王子、公主就「死界你睇」。

小孩：老先生此言，似乎是衝着些甚麼人而來。請舉例說明之。老潘：小孩子很少讀報吧，近年每次有青少年跳樓，傳媒總是訪問專家，社工、心理學家、精神科醫生總是批評死者的父母師長不了解時下年輕人，不自覺說話重了，刺激了年輕人云云。如此推論，當然是大人害死年輕人。

小孩：老先生真會說笑！敢問該怎樣判斷跳樓客給誰逼死？老潘：簡單得很，證據都在案發現場。小孩：這麼容易破案，老先生簡直可以跟狄公、包公、彭公、施公並駕齊驅。老潘：請再指點。老潘：在家中跳樓，多數給父母激死。死在兄弟姊妹舌底的機會較低，因為香港八十後、九十後多是獨生子女，還沒有聽過這些小娃娃給外傭工罵的。在學校跳樓，元兇多數是老師，其次是同學，校長則甚少跟學生接觸。若在女朋友的家跳樓，則女友之外，世伯、伯

奈奈子的眼淚 (上)



奈奈子是大野社長介紹來我這裡工作的，大野社長先告訴我：「奈奈子有一個不好的條件，就是她有一個不滿兩歲的孩子。」當時我很輕鬆地說：「我們中國女性都是一邊帶孩子一邊工作的，這不算什麼問題，只要她能勝任工作就行。請她明天就來面試吧。」

奈奈子二十六歲，稱「少婦」有點過分，稱「姑娘」已經過了，但她那雙眼皮一對清澈的大眼睛，黑色的瞳眸幾乎佔滿整個眼睛，加上天然上翹的濃密眼睫毛，在沒看她的履歷書前，我還以為她才二十歲左右呢。

儘管有大野社長的事先說明，我還是沒料到奈奈子初次見面，就這樣毫不掩飾地亮出她的「不好的條件」。我面試過各種各樣的人，這還是第一次面試帶着孩子的女性。我不知道在中國有沒有這樣的情況，不過據我所知，在日本好像沒有這樣的事。所以我聽到奈奈子帶孩子來面試的要求後，遲疑了幾秒鐘，然後才同意說：「好吧。」

奈奈子的小女兒轉入公立保育園的第二天，她滿面笑容地帶來一大盒新鮮草莓的鮮麗櫻桃給大家品嚐，用日本人的方式表示感謝。中國人的習慣，是私下送給老闆禮物，表示對他個人的感謝；日本人的習慣，則是當面送給大家點心或水果，表示對「公司」的感謝。奈奈子還對我們

後從那裡介紹來六個人，雖說設計都不理想，但都是沒有孩子拖累的人。我猶豫了兩天，覺得還是以能力優先，決定錄用奈奈子為我們公司的正式職員。

10元錢上的「人」越來越少。

海派流逝

杜亦道 阿杜

和阿寬等文人老友談起，以前文藝圈專欄界甚多海派文人，十年八載一過，如今已買少見少，所剩無幾了。顯而易見的是過去離開報章副刊雜文專欄間定有不少「海派文筆」，不是普通話為基礎的「白話文」，也非粵語，而是夾有「阿拉」「儂」「哈物事」「結棍利害」「交關辰光」等上海話對白之文句，夾雜三兩句「做乜嘢」「唔得閒」等廣東話，成為香港特色的「四及第」型語句。

放飛一盞孔明燈

悠閒時光 蒲繼剛

三月的漢江，春水漣漣。江岸邊的青草已經冒出了綠芽，嫩綠的柳枝也在春風中翩跹起舞。



10元購買力

網人網事 理美美

在剛剛過去的兩會期間，有位來自廣東的人大代表林道濤，利用會餘時間溜到西貢會場去買東西。在扔出四張百元大鈔後，他分別換回來二十一個雞蛋、五根黃瓜、三個蘋果和五張地鐵票。